吃住行游购娱，安康这边独好；商养学闲情奇，秦巴和风拂面。

红色旅游

白河：给革命遗址立碑开发红色旅游

■ 蔡建中

近期，由白河县档案史志馆牵头结合全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情况，完成对2处已湮灭革命遗址的保护立碑工作。

一处是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驻地旧址，位于仓上镇裴家小学门口，属安康市天宝梯彩农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红色景点之一，遗址产生于1949年8月。1949年8月4日，随解放军19军西进的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进驻仓上镇裴家村裴家河街，在全面领导安康地区工作的同时，直接领导安康专区已解放的白河、平利、旬阳3县工作。地委在派出地直机关及待解放县干部组成工作队，协助白、平、旬3县开展工作，相继发出《对新区八九月工作布置》《9月份综合报告》等，并多次召开各工作队队长、县团营级干部联席会和县团级干部会议等，安排部署工作并总结经验教训。11月25日，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撤离裴家河街，西进迁往安康。中共安康地委在裴家河街近4个月，为接收全安康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另一处是中厂镇石梯子战斗遗址，位于中厂镇石梯村1组湾套，属红石河风景旅游区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1949年4月19日，陕南军区安康军分区白河独立营营长吴保民率领独立营1、2连150余人，由两郧解放区的郧县陈家庄进入国民党统治的白河县红石河流域武装侦察游击。

20日晚，吴保民率营部和1连在石梯子村红石河东岸吴家院子宿营，副连长莱家元率2连百余人在石梯子村红石河西岸夏云山、田庆如家大院和柯家院子宿营。21日凌晨，胡宗南部31师93团自西从石梯垭子柯家院子山后、杨家岩、余家沟等处潜行包围而来。在摸掉柯家院子山后皂角树附近独立营岗哨后，被白河独立营发现。白河独立营1连、2连遂与三面围来的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在突围战斗中，由于对湾套地形不熟，2连副连长莱家元等7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7名战士被俘后2人被活埋、5人下落不明。独立营大部则胜利从钟家山、黑沟突围。莱家元等7名烈士最初葬在牺牲处湾套，1954年迁葬白河县烈士陵园。

通过对2处革命遗址的立碑，促进了全县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加快了对全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共安康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驻地旧址正面图，地址仓上镇裴家小学门口。

中厂镇石梯子战斗遗址正面图，地址：中厂镇石梯村1组。

听风而眠

一个人的桃花溪

■ 石昌林

我来桃花溪不为别的，只因“桃花溪”这个名字太美。

我是两年前在文友的一篇文章里知道桃花溪的：桃花溪原名叫瓮水沟，距离平利县城不远。平利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大伯的家就在平利秋平。我想起了“瓮水沟”这个地名，2000年前后平镇公路改道，新修的平利到广佛段刚好从瓮水沟边经过，我也多次从那儿经过，并没听人说起“桃花溪”。看来这是一处新开发的旅游景点。

桃花溪成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可那时的我人在西安陪读，哪儿也去不了。今年六月份孩子考上大学，我结束了陪读生涯，回到安康，桃花溪就被我一直心心念着。

几次和朋友们约好了去，却总被天雨耽搁。到了八月中旬，达德书院组织学员们去平利做慈善，我便跟着书友们一起去了西河。送完善款后，书友们返回安康，我因为劳累，无法继续驾车，同时还想着要去桃花溪，便一个人留下，在女娲山上的民宿住了一晚。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在车载导航的指引下，开车在崇山峻岭之中弯来绕去。由于路况不熟，等到车绕到正确的路径经过龙头村时，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只好驱车去龙头村转了一圈。参观了秦楚农耕历史文化园，吃过午饭，正值烈日当空，人也需要休息。便靠在饭店的椅子上闭目养神，休息到三点钟，避开了正午骄阳，我便驾车直奔目的地而去。

远远地望见“桃花溪”三个大字招牌，心便一阵激动，我知道目的地到了。下车后买好门票接近水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凉爽让人感觉到无比惬意，与公路上的炙烤难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贾平凹题写的“桃花溪”三个大字招牌高高地竖立在溪水边，招牌下一池碧水，水溢满后哗哗地流入谷底，形成一道壮观的瀑布。两岸山峦叠嶂，郁郁葱葱。置身其中，人顿时忘却鞍马劳顿，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惬意的凉爽之中，向着满眼绿的深处而去。

一大片碧绿清澈的水，木板桥浮在水面斜斜地延伸到绿色深处。人走在浮桥上，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木桥吱吱呀呀地摇晃，水中清晰的倒影便跟着摇晃，使人头晕眼花，两腿发软，不敢顾影自怜，只能昂首直视，迈开大步向前。

走过长长的浮桥尽头，可以看见流动的溪水。水流曲折迂回，上有石桥。走过石桥，沿着溪水边的石阶而上，就听见溪水的哗哗声，水势不大，河床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两岸的植被更加茂盛，随处可见参天大树。

我在一棵大枫杨树下坐下来。这棵枫杨树少说也有几百岁了吧，两人合抱的树干，长到一人多高时又分成两半，分开后各自斜斜地向两旁生长着，形成了巨大的树冠，给这里带来一大片树荫。正值酷暑，游人稀少。不远处有几只野鸭在水潭里戏水，给幽静的山谷带来一丝活泼的气氛。

眼前飘过一位红衣女子。女子年轻姣好的面容，上身一件红色的短袖衫，下身一条黑色的褶皱长裙配一双白色运动鞋，缓缓从我身旁走过。年轻女子的胳膊上还挽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妇女。女子该是老人的女儿吧？她是利用假期，带着老妈一块儿出来旅游的吗？看她们一脸欣喜，一路指点着，说着，笑着，尽情享受着这里的山水带给她们的惬意和清凉。红衣女子扶着老妈远去的身影，点缀在桃花溪铺天盖地的绿中，成为寂寥山谷里的一道美丽、温暖的风景。

爬上一段陡坡后，视野开阔起来。溪水边生长着两棵高大的枫杨树。它们扎根在溪水两岸，隔岸生长，身子逐渐倾斜，最终枝干树叶紧紧相拥在一起，成了名符其实的“合欢树”。它们多像青梅竹马的一对儿啊，从小耳鬓厮磨，两小无猜，长大成年后终成眷属。它们相伴着，日出而作，日落同眠。

合欢树的旁边还有农人们种的庄稼和蔬菜。庄稼已经被收割，只剩下干枯的秸秆堆放在地头；蔬菜长势正旺，红的辣椒，紫的茄子，绿的豆角，在这里绘成一幅五彩的图画。这里的人们该是最幸福的。远离喧嚣，远离污浊；清新的空气，极净的水。

半山腰上有可供游人休息的小木屋，从溪水边到小木屋有木桥相连。再往里走，两岸山势更加陡峭，仿佛要向溪水倾轧过来。水流更加湍急。河床里各种各样的巨石，有的像碾子，有的像圆盘，有的像睡觉的床。一座凉亭建在溪水边，小路从凉亭继续延伸向白云深处。听说上面有农家乐，可以提供游人休息住宿用餐。我在凉亭下的木制长椅上坐下来，不想再往上走了，更不想去农家乐休息吃饭。此时的我置身于绿色的深渊，我听不见秋虫的浅吟低唱，听不见蝉鸣聒噪，只听见流水的哗哗声，响彻山谷。心，这时候反倒安静下来。心静下来，思想便开始觉悟。水，看似柔弱，实则是这世间最具智慧、最有力量的存在。大道似水。它开始可能只是涓涓细流，时而唱着“叮咚”的歌，时而唱着“汩汩”的歌，一路向前，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去寻找自己的归宿。遇见巨石挡路，它不急不躁，仍然欢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向前冲，直到把巨石冲刷得光滑圆润，不再阻挡它前进，不再硌得它难受；遇着堤坝阻拦，它不会气馁，更不会退缩，它默默地积蓄力量，静静地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了，力量足够了，便一跃而起，一泻千里，努力奔向自己的理想目标。由细流变成江涛，由江涛最终成为了汪洋。

来到桃花溪，没有见到桃树，也没有看见桃花，不免感到遗憾惆怅，但看到了比桃花更惊艳、更珍贵的东西。

农事葱茏

稻米芳香

■ 戴新成

装满二个蛇皮袋子的新大米静静地躺在灶房里，散发出袅袅的醉人清香，这是远在百里之外大山中种粮大户龚老汉让出租车司机送来的。龚老汉老俩口在山中租赁乡亲外出打工撂荒的水田种植生态水稻，成为有头脑勤劳致富的典型。

龚老汉在五两沟耕种的100多亩水田，位置好，向阳通风，光照时间长，又用山泉水灌溉，全部施用当地牛羊屎肥料，经历了3个季节的阳光雨露，收获的是金黄色亮圆的稻谷。

水稻还没有收割前，我乘车到大山里去过一次，帮龚老汉家安装户户通卫星电视，进山沟就远远看见老龚像一个虔诚谦卑的老农民，戴着一顶发黄烂了边的草帽子，身体匍匐在沉甸甸的金黄色稻子前，稻杆足有筷子那么粗，大半人那么高，每个稻穗上结满了一颗颗饱满的稻粒，他把几串稻粒托在手中，用鼻子嗅着稻香，山风一吹，块块田里的稻子顺风起舞摇曳，如快要生产的孕妇，沉浸在迎接生命呱呱降临的喜悦之中。龚老汉在山上的家，是二排屋房，有水有电源，建有打米、精选、装袋生产线厂房，水稻一收割，就运进宽大的生产厂房，一袋袋装有10斤或20斤的成品生态大米就被经销商整车整车的拉走了。龚老汉指着装满大米的汽车自豪地说，我每年生产的10多万斤大米纯天然，没有污染，不发愁销路的。

龚老汉把刚刚晒干的稻子打出新米来，他老伴用柴火煮米饭，柴火灶里，是熊熊燃烧如发出朗朗大笑的花栎树和松枝，偶尔听见树油脂哧溜哧溜地滴落在火焰中，蒸气四溢的铁锅里，新米饭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浮在最上面的一层，那是米油，喝上一口像米奶，有些黏嘴甜香。

对一粒大米最初的感情，是在乡下童年，五六岁时，按照妈妈的叮嘱，提着一个小竹篮子，在收割后的一块块稻田里，捡拾那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每一穗稻子，都像串成长串的珍珠。把这些遗落在田里的稻子捡回来时，夕阳已经完全吞没了一个孩子单薄的身影。妈妈晚上犒劳我的，是在柴火上煮熟的米饭，吃罢两大碗米饭后，再把锅底烤得金黄色的锅巴抹上一些红豆腐，那种味道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香甜的米饭。

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白花花大米没成为农民的主食，他们吃的大都是玉米红薯洋芋这些杂粮。我14岁那年，年过七旬的爷爷得大病，镇卫生所治疗几天不看了让抬回家，爷爷在弥留之际，虚弱地喊婆婆，他想喝一碗稀米汤。婆婆颤抖着一路小跑去找邻居王家借了一碗大米，烧大火快速煮成了米粥，把米粥端到爷爷面前，爷爷喉结微微滚动，嘴角微翘起，很艰难地吞咽下小半碗后，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上世纪70年代，我高中毕业后来到跟汉阴县交界的前池公社光明村7队插队锻炼，这个队地处川道公路旁，人均1亩多水田，加之风调雨顺，连年稻谷丰收，每年分红时，都要给我分谷子2千多斤，当队里的手扶拖拉机一路突突突地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稻谷给我运到池河镇老家时，一条老街的人都围着拖拉机看热闹，人人都露出羡慕的目光。

吾土吾民

汉江漂走一片茶叶

■ 曾晓勤

古老的三千里汉江是一条彩练，它以柔美的身姿蜿蜒向东流去，紫阳茶就是江面上漂着的一片绿叶，随江涛起伏前行，时不时放出绚丽的色彩。

公元1840年至1940年间，汉江优美、宁静的河谷被千帆弄影、号子响山打破，百舸争流的水上运输激活了古老的航道，汉江迎来了又一次繁忙期。“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江上行船数百只，吞吐货物过千吨，沿江各镇，字号相连、会馆林立，好一派繁华景象。

汉江航运历史久远，历史上几次大航运均缘于军事行动。《汉中地区志》载：“西周至秦、汉时期，汉江便成为军事战争的水上要道。秦统一六国后，京师咸阳至楚、蜀地带的运输往来，多以秦岭古道接汉江水运。《华阳国志·蜀志》载：‘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给助军粮，’……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全面抗战拉开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后方勤务部在安康成立了两个木船运输中队，造船100艘，每船平均装货200吨，编制1000余人，负责汉中至老河口之间军用物资运输。”

汉江商业航运的兴盛，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沿海五城口岸通商，生长在秦巴山区的茶叶、苎麻、木耳、蚕茧、生漆、桐油等山货特产有了很好的销路，并受到外国商贾的青睐。陕西、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商人从长江进入汉水，在沿江各镇设字号、开栈房，以乡情、地域为纽带建会馆，借助汉江流域水域网，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商业网络，并与川东北联通，形成了沟通东西的商品流通通道，形成了覆盖八个省的经济走廊。时隔一百多年，今天我们依然在河南的社旗、陕西的龙驹寨、蜀河、瓦房店、四川大竹河能看到当年商业贸易留下的精美会馆，感受到以会馆为核心的商业文化形成的强大的凝聚力。紫阳是通往汉中、川东北的水上枢纽，且生产着大量的茶叶，占据了汉江黄金水道的重要节点，直接控制了川东北的火纸、黄表、茶叶的流出。

紫阳茶是汉江上游的重要物资，自唐朝以降“以茶制边”，“靡羁”番族，并产生重大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家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就是靠茶叶的出口，清朝对外贸易白银4600万两，茶叶占据80%，从而形成了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错误认识，如琦善在向皇帝上折时说：“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盖(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林则徐也认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但茶叶每年出口换回千万两白银这一事实是不争的。在这一背景下，紫阳茶区自清朝同治年废除茶马法后，茶叶种植户、茶叶商户大增，以紫阳为例，“(宦姑滩)除协盛魁、福盛长、义兴隆3家商号以经营茶叶为主外，尚有长年专事茶叶贩运的小商贩14人，其中仅协盛魁一家年成交额即达10余吨”。至1927年，洞河八只大船一次共装100余吨茶叶，起锚东下。1930年，茶叶成为瓦房生意之正宗，年成交额约在200吨左右，船装运至运老河口。同一时期安康城有“专营茶叶的商号2家，挑拣成庄外销到土耳其、阿拉伯等国，年经营量在1400吨以上，其中紫阳茶占80%”。从这一组数据不难看出紫阳茶叶在汉江的影响和作用。

汉江是美丽的，时而蜿蜒清澈，静若处子，时而崩雷堆雪，一泄千丈，上天赐给汉江的漂浮能力无疑是其对人类最大的馈赠。当各地的商人借助汉江的浮力，把一船船洋布、绸缎、棉花、日杂、瓷器输入汉江，把茶叶、苎麻、木耳、蚕茧、生漆、桐油、牛羊皮、猪鬃运入长江获利的时候，沿江的山民无法容忍资本对汉江的占有，均利的思想让他们时不时打打过往商船的“秋风”。嘉庆三十年(1825年)，据汉中府南郑县生员柳含金、河南怀庆府商民永兴东、永盛魁号称：“……近滩小船水头，持其熟悉水性，惯渔客利，每见船形稍侧，故意将船踏淹，抢捞货物、复行勒赎……为此示仰沿江各色人等悉知……从重究处，绝不姑悉。”并因此立下了告示碑，以儆效尤。

汉江紫阳段的商业航运起于何时，至今没有找到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紫阳县洞河镇洞河口摩崖记载：“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江西省九江府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宋希等人坐船行至洞河口，见其道路狭窄崎岖，下临深潭，行人不便。发心施财，命工开凿。”也从侧面印证了明朝中期已有商船在紫阳境内航行。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麻柳镇《修葺木兰硐古道碑》、任河嘴咸丰二年(1852年)《杜争端而安行旅碑》和同治十一年(1872年)《禁航运流弊以安行商碑》清晰地记载了客商的来历、运输商品的种类、打捞货物的工价，以及紫阳县附近的六个险滩。从相关的几块航运碑可以窥见一个叫程长发的客商，自咸丰二年间到同治十一年间，一直在四川万源大竹至湖北老河口之间贩运货物。瓦房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货条规碑》载：“而我紫瓦镇为任渚两河之通衢，商贾云集之要处，各色山货靡不历其境，除茶、麻两大宗各争制为美品，不敢于伪杂真者。”这些田野遗存，间接的记载了这时期汉江紫阳段的繁荣。

航运的发达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据史料载，清代紫阳县经营资本额有银10000余两的有“兴隆和”一家，数千两的有“长春和”“万顺和”两家，1000两左右的十九家，有地租100石以上的三家，其余均小本经营，“韩城县袁同兴、潘善同、雷心同三位把兄弟从汉水至老河口乃至汉口，沿途都有其开设的字号。据粗算，其每年商业纯利润白银20多万两”。商业的发达也带动了水运的兴旺，沿江山民以航运为生的也不下万人，虽然“撑起船来像猴子，拉起船来像狗子，上了码头像公子”，但还是能挣回一口饭钱。《汉中文史》载：“清末民国初，汉江下游一带结帮拉派泝流而上，在汉中组成的帮派有：郧阳帮、河南帮、兴安帮、白河帮等，航行在汉江汉中段的船约一千多只，其中汉中帮、郧阳帮各有四百多艘，河南帮一百多艘，兴安帮、白河帮各约近一百艘。”江上行船是个高利润、高风险的行当，打船丢货是常见的，但能坚持不打船，并能做大却少之又少。罗恒亮当属汉江行船的翘楚。罗恒亮，1912年生，外号罗花脸。祖居岚河口，世代以驾船为业。罗恒亮从小随父驾船，学会了一套比较过硬的驾船本领。成年后，自造5吨老鸦船1艘，从事水上运输。抗日战争爆发前，他驾船到汉中，客居汉江上游险段——洋县黄金峡，当放峡太公，此为一种危险性很大的职业，由于他驾驶经验丰富，技术好，因而没有发生过事故。黄金峡险情多，放峡收入丰厚，他在放峡工作中发了财，自制大船，由汉中装货，运至老河口、汉口一带销售。到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吨大船30余艘、脚划子15只的大船家。他拥有的船只船型各异，有鸭首、摆江、鳅子等。罗恒亮船多，雇用的驾船工人也多。罗姓本族船工，一律发给工资；其他工人只管吃饭，不发工钱。船工收入，是从私带货物中赚取的。他的船每次装货，并不满载，留出20%的吨位，让船工自带私货贩运。这样做的好处是：船工关心船只的安全，在途中不多做停留，使船只能安全、快行。

翻阅史料，无疑打通了时间隧道，重温了当年汉江波澜壮阔的画面，了解了前人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环境下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上篇)